

中国文物
黑皮书

吴树·著

誰在
收藏中國



- 假拍拍假，拍卖场的阴谋与陷阱
- 直击盗墓全过程
- 高科技制假，让专家犯晕
- 电视鉴宝有玄机
- 中国文物国际热卖：惊天大阴谋
- 谁来鉴定“文物鉴定专家”
- 带工，文物走私的秘密通道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物黑皮书



誰在收藏中國

吴树·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谁在收藏中国 / 吴树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03-06247-9

I. 谁… II. 吴… III. 文物—收藏—市场—研究—中国
IV. 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1875 号

谁在收藏中国

著 者: 吴 树

责任编辑: 张文颖

助理编辑: 冯灵芝

选题策划: 北京汉唐阳光

装帧设计: 思想工社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22235 (综合办)

E - mail: fxzx@sxsccb.com

web@sxsccb.com

Renmshb@sxsccb.com

网 址: www.sxsc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彩 页: 32 页

字 数: 20 千字

印 数: 10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247-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其人其作

(法) 李 兰

2007年5月，我在巴黎接受法国一家电影美学研究机构的委托，翻译两部中国作家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零界》和《相思树》。碰巧的是，这两部剧作同出一人之手，编剧是我的中国老师吴树先生。

同年12月，这两部剧作翻译文本完成，交由各位评委审读。让我没料到的是：诸位评委对于两部剧本所赋予的热情，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评委会在电影剧本《零界》的推荐理由一栏中写道：“这是一部具有强烈哲学韵味的电影剧作，作者以亲身经历的一段传奇故事，文学化地展示了20世纪末中国农村新生代的屈辱和挣扎。作品从审丑出发，完美地体现了构建于悲剧之上的美学精神，体现了作家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对底层农民的博大人文关怀……”

* 作者系法籍著名美学家、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蓝眼看中国》、《20世纪的美学终结》等。

同样，评委们对先生的另一部剧作《相思树》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法国著名美学家 Julia Kristiva 在发言中说：“这是一部东方版的现代《罗密欧与朱丽叶》……作者酷似一位古希腊的思想家，充满了审美意义上的悲剧精神。”

Julia Kristiva 评委问我，这样好的脚本为什么没能投拍？我打电话将评委们的好奇转达给吴先生，重病中的先生一如既往地调侃：“这些西方人又想过一把当救世主的瘾了吧？你就别跟着他们瞎扯了，剧本没能投拍都怨我自己，《零界》写早了，难为电影厂厂长；《相思树》写晚了，难为电影公司经理……”我明白先生之所指，他是一个永远都不能合拍政治与经济的书生。

许多朋友私下里都替先生惋惜，说他是一个苦行僧似的行文走字者，大智若愚、大利若钝，匿大爱于无声，藏大美于无形。可是我不得不说：先生不是“若愚”，而是太“儒”，执著于“德”、困顿于“道”。先生是一个非常理想化、情绪化的完美主义者。他至今作品不是很多，但他对于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倾注了全部心血与智慧，从来没有仓促应景之作，因此，对于自己的作品，先生宁可坐冷板凳，也决不会哗众取宠、趋炎附势。记得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写了一部名为《进化森林》的电影剧本，就因为不同意删除其中一句台词而未能通过当时电影厂的“政审”关，导致最终流拍。像这样的故事在先生的人生中屡见不鲜，好在他不曾有过一般中国文人的“精神脆弱症”，总能以一种哲人式的幽默与平和来化解得失之间的喜怒哀乐，所以虽一生疾病缠身，先生却总能“留得青山在”！

前年，应法国方面的多次邀请，一贯守家如守土的先生好不容易同意赴法讲学和写作，没料想成行之前，他与法方代表签完合同不几天，竟鬼使神差般地突然昏倒，而且马上被诊断为恶性脑瘤。于是，先生先后接受了三年多常人难以忍受的手术和化疗。奇怪的是在治疗期间，他非但没有躺下，竟然又利用这三年多的时间，只身闯入了一个新领域——文物鉴赏。对此，为他治病的日本大夫和韩国大夫不约而同地向我打听：“‘忍者’是否懂得巫术？”“忍者”是松本大夫在治疗期间对吴先生的尊称。

先生不是“巫”，却是一位喜欢消耗生命的能量、在游戏之间创造奇迹的怪人。两个月前，我收到先生发给我的一个电子邮件，打开一看，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OMG！那竟是一部长达 17 万多字的文学作品！两年时间、两次手术、两次被宣判“死刑”，先生在死神的追逐下，竟然还能沉痾偷闲，对中国文物市场进行了大工作量的调查研究，写出这样一部至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国内文物界数据最充分、逻辑最清楚、思想最有分量的文学作品。读完先生的新作后，我忍不住痛哭了一场，一泣天不怜人惜才，二泣先生那种淡定生死、从容笔耕的文者精神。

在先生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我屡屡读到他的悲天悯人、他的大义凛然、他的视角独到。而在长篇纪实作品《谁在收藏中国》中，我感受到了在先生的内心深处，还藏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

在有关回溯西方列强毁灭圆明园的章节中，先生用现实的忧患精神超越历史的旧型，将犀利的目光投向那些无视过往、不思悔过

的欧洲新贵。他笔锋犀利地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崇拜征服者的狂热渐渐退潮。西方绅士们用亚洲犀牛角制作的烟斗、非洲象牙制作的手杖取代了过时的毛瑟枪。用温文尔雅的谈笑，清除全世界人记忆中那一幕幕野蛮屠城的风光。现在的人们，只能在西方强大的宣传机器里读到那些义愤填膺的西方义士如何为世界和平、人类民主摇旗呐喊，却看不见、读不到他们对父辈曾经的罪恶有只言片语的悔过与反省……”

我知道，生性宽宏的先生决不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纠缠历史旧账，他是力图站在人性的高端，去审丑文化霸权主义者的狂妄。

针对国内文物严重流失出境的现象，先生在文中恸声疾呼：“贼子呀，你可以偷去我的黄金，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可你不能摄走我的灵魂。那是我的万世祖宗、我的子孙后代，那是我活着的依存……”将祖国文物遗产奉为祖宗、贵比子孙，视作自己的灵魂，何等的撕心裂肺？何等的拳拳孝心！

面对日渐猖獗的盗墓行为，先生义正辞严：“也许是我们的古代文明过于显赫，也许是我们的祖宗过于富有，或许是他们的不肖子孙太过贫穷抑或太过贪婪，一座座深埋着中国人之根本的古墓被一双双野蛮之手毫不留情地劈开，我们一代代老祖宗在仙逝百年、千年之后，竟然被他们的后代亲手从地底下刨挖出来，成为一具具无助的残骸，乱七八糟地暴露在荒郊野岭，中国人忠孝礼义的旗帜被一伙伙盗墓贼撕为碎片，变成一块块遮不住羞的破布头……”

读到此，我的心猛然掀起：先生似乎在拼尽余力作战，要充当

中国文物的卫道士。

记得几年前先生刚介入文物收藏时，曾对我说：他涉足古玩，不全是为了养病打发时间，而是感觉到在这个行当里潜藏着很大的社会问题，他要亲历亲为、虎穴探究。那时候我以为此说只是为他体弱散淡的老年生活寻找托词而已，没想到先生还真说到做到了。这几年，我零零星星听到一些关于他探班黑帮内幕的惊险故事，一会儿装扮文物贩子接近盗墓贼，一会儿冒充大收藏家参观文物制假基地，一会儿充当掮客了解文物走私内幕，或是设计圈套考验文物专家，或是拿了拍品暗访拍卖公司。每成功一次，他都会绘声绘色地向朋友们描述一番，那神情就像一个专事恶作剧的“老淘气”。

纪实文学《谁在收藏中国》内容涉及面很广，基本笔触了近年来中国文物界的方方面面，如：艺术品市场、文物鉴定与收藏、文物保护，等等。其中有生动真实的纪实故事、有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有对国内文物市场重大事件的客观分析和富于个性的思辨。故事奇特、妙趣横生，视角独特、入木三分。我特别佩服的是在涉及到一些文物专业知识时，先生竟是心得多多，信手拈来、游刃有余，俨然是文博界的一名“老江湖”，可见他在这方面的确是狠下了一番工夫。更为可贵的是，先生以衰弱之躯，立于历史观的高端，在书中对目前中国文物的危机现状直言不讳，对诸多危害中国文物事业的丑陋现象四面出击，令人读而震惊，思而后愤。

认识先生的人都有一样同感，觉得他是一个真正能够淡泊名利的学者型作家，作品在国外获得好评不让报道，给学生或朋友修文

荐稿从来不遗余力，且分文不取。就连为他治病的日本大夫，也对他的人品和学识赞不绝口，称他为“忍者”、“隐者”，一见面就缠着他讲禅说佛。其实先生还有着另一面及其鲜明的个性：不畏强权、嫉恶如仇。这些个性更多体现在他的为官处事、行文写作上。翻开他这一部新作，你立刻就能感受到一个饱含民族忧患意识，站着生、立着死的文学汉子跃然纸上……

2008年8月24日深夜，于法国巴黎

序 二

中国富强之后做什么？

摩 罗

我知道这个标题过于简单，有点费解。按照我的准确意思，应该写成这样：《假如中国有朝一日果然终于有点富强了，除了必须处理好国内事务以外，在外交上首先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可是这样一来就太像欧洲的书名，而不像中国的书名。中国的书名尚简，《诗》、《书》、《礼》、《易》等等都是一个字就打发了，《左传》、《论语》也才两个字就搞定。至于诸子，干脆不用书名，写上作者的名字权充书名，于是有《孟子》、《老子》、《庄子》等等雅称。直到现代作家鲁迅，还是喜欢一两个字就把题目定下来，诸如《坟》、《药》、《雪》、《复仇》、《祝福》、《故乡》、《呐喊》等等。上学的时候也得老师耳提面命，作文题目一定要简。不得已，只好尽量简省。比起《诗》、《书》、《礼》、《易》来，已经复杂许多倍了。

我之所以要讨论“假如中国有朝一日果然终于有点富强了，除了必须处理好国内事务以外，在外交上首先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

么?”主要是由吴树先生的大作《谁在收藏中国》引起的。本来中国的事并不是我说了算，“假如”中的事更是有点缥缈，何须我来操心。可是这本《谁在收藏中国》老在我耳边嚷嚷文物的事情，什么掘墓盗宝如同囊中取物，国宝仿制怎样以假乱真，千年瑰宝如何惨遭劫掠，万年圣物怎样流落英伦，黑市交易如何一夜暴富，拍卖会上什么价值连城，等等等等。许多有趣的问题扑面而来，叫人心生好奇，很想明白个究竟。不知不觉，就掉进了吴树先生的陷阱。

令人惊奇的是，到他的陷阱里走一趟，只要能够全身脱险，收获还真是了得。对于中国文物界的状况，对于文物投资和交易，对于文物鉴赏和收藏，都能有个大致的了解。甚至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历程，也增长了若干知识。

《谁在收藏中国》的热闹和有趣，一定能博得千万看客的倾心。夹杂在热闹和有趣之中，作者吴树先生还用一种严肃的笔调，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国宝级文物的坎坷遭遇和目前流落异国他乡的悲惨命运。

为什么那么多国宝被关押在欧美等强大国家的博物馆里？是不是因为文物就像皮鞋一样，通过一个国际市场相互流通，从而中国市场上也有美国生产的皮鞋，美国市场上也有中国生产的皮鞋？这样说来，中国的博物馆里应该也有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俄国的、日本的文物。可是，中国普通的观众都不会不知道，在中国的博物馆里是看不到西方强国的文物的，除非在文化交流活动中，邀请有关国家输送一些文物来举行短期展览活动。三两个月之后，这些展览的文物都是要物归原主的。一件英国出土的文物，

我相信它的灵魂已经跟英国的泥土和空气相互渗透，它只有安居于那个岛国才能实现身心和谐，才能拥有最真实最灵动的生命。如果将它关押在中国或者澳大利亚的博物馆里，它会因为脱离了自己的家乡而渐渐枯死。所以，强迫它迁往异国他乡其实就是对文物、对它所承载的文化之灵魂的扼杀。这样的扼杀跟屠杀一个种族、消灭一种文明，颇有相通之处。

虽然中国的博物馆里没有关押西方国家的文物，西方的博物馆里却关押着千千万万中国的文物。这些文物都是从哪里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凝聚着华夏先民灵魂的物物流落到洋人的家园里？地球人都知道，那是西方列强侵略和殖民中国时，掠夺而去，偷盗而去。无论是逼迫中国购买鸦片的英国使者，还是火烧圆明园的联军士兵，还是到中国来进行探险和考察的美国学者，他们很多人都是这些文物的抢劫者和偷盗者。

也许有几千万件中国文物在外国人的豪宅里失魂落魄地痛哭，我们这些华夏子孙最多只能像探监者一样，偶尔隔着玻璃看上一眼，无法跟它们说话，无法送上慰藉，更无法解救它们的悲惨命运。

让我们浏览一遍吴树先生给我们列举的相关数字。

——英国各博物馆、图书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 130 万件。其中，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书画、古籍、玉器、陶器、瓷器、青铜器、雕刻品等珍稀国宝有 3 万余件，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绘画精品几乎都在馆中。这些文物珍品涵盖了近 7000 年中国历史，其中许多都是从未面世的孤品。商代青铜双羊尊、西周康侯青铜簋、邢侯簋、敦煌壁画、汉代玉雕驭龙、唐代黄玉坐犬等，都是该馆的镇馆

之宝，它们大多是在近代殖民时期从中国非法劫掠所得。

——法国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 260 万件，卢浮宫博物馆羁留中国文物达 3 万件以上，其中原始社会的彩陶器、商周青铜器、瓷器的收藏量达 6000 多件。其分馆吉美博物馆还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占该馆馆藏文物总数一半以上。其中历代陶瓷器 1.2 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此外，巴黎等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数量均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物达 1 万多件。这些文物均是在近代殖民侵略时期从中国非法掠夺所得。

——日本大小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近 200 万件。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的文物珍品 9 万余件。其中珍品、孤品不计其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内的普通博物馆。自 1931 年到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 1879 箱，破坏的古迹达到 741 处，被抢中国文物多得无法估计，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字就有 360 万件。著名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在日本侵华期间失踪，据研究者估计，很可能被日本军方偷运回国。前些年中国学者在日本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行为，遭到日本官方的制止。

——德国各大博物馆都藏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据该国相关刊物披露：有据可查的总数在 30 万件左右。这些中国文物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来到德国：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抢得、20 世纪初借考古为名从中国盗得。

——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设有 10 个中国文物陈列室，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几乎一半收藏品是中国文物，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

馆竟然将中国文物确定为该馆的主打收藏对象，现有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的陶瓷 2000 多件，玉器 1200 多件，青铜器部约有 800 件，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仅最近 30 年通过走私等非法手段流入美国的中国文物就有 230 万件，这个数字不包括殖民时代从中国掠夺和偷盗所得。

——俄国当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珍宝也数量惊人，仅仅一个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不仅有来自圆明园和故宫的中国明清时期文物，而且还有更为珍贵的敦煌遗书 1.2 万件，该书藏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本土。而我国国内现存的敦煌遗书也只有 2 万件，其余则被英、法、日、奥、瑞典等国瓜分。

说这么多闲话，好像跟我的文章标题完全无关。然而这一切都是必要的铺垫，下一句就要出现关键词了。假如中国有朝一日果然终于有点富强了，针对外国首先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凝聚着中华先民智慧、血肉和灵魂的文物，从外国博物馆中要回来，从强盗的后代手里要回来。那些文物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国人生命的一部分。由于它们的失散，中国从肉体到灵魂都是不完整的。不要以为把租界收回了中国就完整了，不要以为把香港澳门收回了中国就完整了。我认为，即使把西方列强从中国人手里掠夺去的所有国土都收归中华，中国依然会因为那千千万万的文物被迫躺在强盗的家里而不完整。所以，我们必须像解救被劫持的人质一样，解救那些可怜巴巴的文物。

也许有人说，中国已经够富强的了，我们把那些失魂落魄的文物要回来不至于太难吧。一些国际组织不是有规定，谁的文物就应

该归还给谁？是的，我还找到了这样一句话，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无可替代的遗产归还给它的创造者》的文本：“一个民族天才的、最高的化身之一是其文化遗产。这些被掠夺了文化遗产的男女公民至少有权要求归还那些最能代表他们民族文化艺术的珍宝。”这句话不就是我们要求回被掠夺文物的道义依据吗？

不仅如此，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于 1995 年制定的《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在第三条第一款明文规定：“被盗文物的所有者应当归还该被盗物”。这句话不是明显对我们有利吗？

可是，在第三款，该条约还有这样的规定：“任何关于返还被盗文物的请求，应自请求者知道该文物的所在地及该文物拥有者的身份之时起，在三年期限内提出；并在任何情况下自被盗时起五十年以内提出。”——这个条约为什么要有这样一条限制性规定？

我们不妨算一算时间，全世界贫弱民族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有两个高潮，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第二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二战结束于 1945 年，那时候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已经日落西山，西方列强对于全世界的控制力开始下降，他们不得不纷纷从殖民国家退出。因此，以殖民方式和战争方式进行的大规模文物抢劫和偷盗也到此为止。

从 1945 年到 1995 年，正好是五十年。所有被掠夺、被偷盗文物的国家和地区，没有权利再提出归还那些被掠夺、被偷盗文物的权利。所以，这个条约制定的游戏规则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样的：被偷盗文物的所有者应当将被偷盗的文物归还给该文物的原来主人，但是，欧美殖民者在殖民占领时期掠夺、偷盗的文物，原文物

的主人没有权利提出归还文物的要求。

最近几百年，国际社会制定的一切游戏规则，都是由西方人主导的，都是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所以，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中，中国要想按照由西方人主导制定的国际公约索回那千千万万被掠夺的文物，暂时还没有可能性。

中国要想拥有索回被掠夺文物的能力，还必须真的富强起来，必须真的强大起来。必须强大到在国际主流社会拥有较多的发言权，能够参与甚至主导国际主流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直到那个时候，那些流落异国他乡百十年，正在日渐枯死的中国国宝，才有可能改变悲惨的命运。只有当那些在殖民战争、殖民奴役中失去的文物都回到了它们的故乡、中国的生命才是完整的，中华民族的生命才是完整的。一部悲惨的丧权辱国痛史，才算大致结束。

然而中国目前还只是刚刚实现温饱，还处于走向小康的艰难行程之中。中国要想参与并主导国际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此一目标似乎还有若干距离。国人尚需付出巨大努力。

但是中国毕竟已经实现温饱，跟以前饿殍遍野、任人宰割的局势毕竟不可同日而语。站在今天的地位来讨论结束痛史、追讨被掠夺的文物，已经不是痴人说梦。所以，从今天起，我们不妨时不时地这样问问自己：假如中国有朝一日果然终于有点富强了，针对外国首先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从今天起，我们也不妨时不时地这样警示自己：到那一天，应该把那些凝聚着中华先民智慧、血肉和灵魂的文物，从外国博物馆中要回来，从强盗的后代手里要回来。不要让那些文物失魂落魄地流落在强盗的丛林，日渐枯死。让它们

回家吧，让它们回到炎黄尧舜的后代手中，回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的后代手中，回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后代手中。

为什么富强之后在外交上首先要做这件事？因为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生命才算完整，才算丰满，才算强壮。

感谢吴树先生的精彩作品，它用生动的故事、丰富的知识、严肃的态度、真挚的民族感情、强烈的责任心，深深地感染了我，激发我理清了这么一点想法。吴先生还用索序的方式赐给我机会，让我将这种想法表达出来。

半年之前，吴树先生此一书稿尚未竣工的时候，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中国那么多国宝流落海外，摩罗呀，这事你真该写一写。我当时竟然以太忙为由推辞了这位长者的建议。今天想来，觉得十分惭愧。也许我应该学学吴先生的责任心。

2008年金秋，写于中国文化研究所